

丝瓜来串门



方地方地越过我家阳台，紧紧地攀在防盗窗上。也就是说，它至少已经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六天，也怪我太粗心，竟然才发现。

邻居家丝瓜不客气地在我家阳台上肆意生长，毫不拘束地伸着小脑袋，打探着前面的路。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不已，同时又张望了一下邻居家的方向，看到她家阳台都被这棵丝瓜的叶子堆满了。

我不管了，自私一点，既然长到我家阳台，就算我家的好了。马上我就在我家阳台开花、结果，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有了，想想就很美。

二宝小满醒了，揉着惺忪的睡眠。我指给她看来我家串门的丝瓜，她也有了兴趣，夸了好漂亮之后问我：“妈妈，我们以后可以摘这个丝瓜吃吗？”为了不玷污这纯净的小心灵，我给了她一个难以捉摸的笑容。

夏天的丝瓜长得真快，隔了三四天时间，就发现花开了！哇，金黄金黄，灿烂耀眼。它攒足力气，一点不认生地开着，完全把我家当它自己的家了。这也是我求之不得的，我家光秃秃的阳台因为邻居家丝瓜的拜访而显得格外漂亮。

不久，两条手指长的小丝瓜诞生了，它们一天一个样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着。等到两条丝瓜可以吃了，小满竟然动员起我来了：“妈妈，这个丝瓜送给阿姨吧！我们摘下来就是偷的。”

看着小满纯净的大眼睛，我真感到欣慰，连忙说：“你说得对，你说得对！妈妈现在用剪刀把丝瓜剪下来，你给阿姨送去。”

小满抱着两条胖乎乎丝瓜出了门，可不一会儿，她竟然提了一袋子丝瓜回来了。“妈妈，阿姨说不要，她家阳

台上结了好多，她说以后在我家结的就让我们自己吃……”小满滔滔不绝，好像这完全是她的功劳。

看到那一大袋丝瓜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赶紧对小满说：“你现在把我家的葡萄送一些给阿姨，就不是我们买的，是奶奶家园子里长的。”

小满就像个小通讯员，提着一袋葡萄又去加强“外交”关系了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邻居又敲了我家门，给小满送来了才出锅的蛋糕，我们也不时地送一些好吃的给她家……我们就这样渐渐地打破了相处的尴尬，电梯里遇见就会自然地说起话来。邻居有时下班晚，我就把她已经放学的女儿喊到我家做作业……

有时，一段美好关系的相处，就需要有人先迈出那一步，只不过我们两家的关系因为丝瓜的偶然串门而变得和谐、融洽起来。

◇ 王中霞

不要和外行争辩内行的事

◇ 任万杰

林洪是南宋文人、美食家，他撰写的《山家清供》非常有名，其中说到两个有关豆腐的做法，其一是雪霞羹，采芙蓉花，去心、蒂，汤浇之，同豆腐煮。红白交错，恍如雪霁之霞，名曰雪霞羹。其二是东坡豆腐，因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创新出这道豆腐菜肴，故此得名。

林洪要写书，因此对这两道菜研究不下百次，而且拜访名家，绝对是行家手里，最终落笔成文，此书一经推出，效仿者无数，更是文人谈论的焦点。在一次集会上，有一位公子对林洪的两道菜嗤之以鼻，开始挑毛病。

开始的时候，林洪没有在意，耐心解释，最后，实在受不了了，两个人争辩起来，最后不欢而散。等那位公子走后，林洪气呼呼地对来自四川看望自己的好朋友郑文干

说：“气死我了，什么也不懂，还在这里争辩，简直丢人。”

郑文干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不懂呢？”林洪说：“他就是一个浪荡公子哥，整天游手好闲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能知道什么做菜知识。”

郑文干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是你不对了，丢人的是你。”林洪不明白地问：“他不懂乱说，怎么是我错呢？”郑文干说：“你是内行他是外行，你明明知道他错了，而他不知道，你却浪费时间在争辩上，不是你错还是谁错？”林洪如梦方醒，赶紧承认错误。

有时候，我们陷入争辩的怪圈，请在争辩前想一想自己是内行还是外行，如果是外行，没有资本争辩，如果是内行，没必要争辩，因此，争辩毫无意义。

叫醒门里的黄昏

◇ 王莲

茶褐色的黄昏，有一种过尽千帆后的淡淡疲倦。

一张张画面渐次闪现后迅速消失：是谁在黯淡微醺中孤寂地走出办公室，心事重重地穿行在楼梯和走廊之中；是谁拿着汽车钥匙，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巨大复杂如迷宫一般的地下停车场；是谁对着一条日夜奔流的大江发呆，一群群黑色的鸟扑腾着翅膀在黄昏起飞；是谁在飞驰的地铁或公交车的人群之中，看窗外一掠而过的景象不觉眩晕……

劳作奔波了一天，到黄昏时就充满了倦怠，从身体到内心。而此时此刻，昏黄的光线带着远方浅浅的黯淡和忧伤，让附近的事物蒙上一层轻烟，若远若近，捉摸不定。人们好像暂时被刹那的虚幻抓住，或许是一种触觉、一种味道，也可能是半空中飘渺的某种声音。

每个站在夕阳下恍惚出神的人，大概都会静止那么一小会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不知该作何慨叹，只是任由飒飒的晚风将衣袂掀出自由的形状——这晚风，也曾就这样摇荡过一代又一代为生活而疲倦的人吧？有的人来了又走，有

的人走了又回来，只有这晚风从未变过。

人生如一堵坚实的灰墙，偶有几个透风的洞，徐徐吹来，遥远又遥远的气息。

我从哪里来，又去往什么地方呢？

一扇古朴雅致的灰墙红门，门环轻微晃动。它似乎正默默地等待，等待一个人把它拍响，叫醒门里的黄昏。这时候街上很单调，影子比暮色更浓重。

一位老奶奶轻轻开门，我抬眼观看，一个漂亮的花圃正妖娆展开。我主动打了一声招呼，老奶奶也客气地回应。老人家说了几个单词，声音洪亮，底气十足。我问，您以前学过音乐吗？

老奶奶告诉我：她以前是教孩子们弹钢琴的。现在年龄大了，在老年大学活动室教唱钢琴。我不禁慨叹，希望等哪天我老了，和陌生人交谈几句后，也能被人询问，您以前是做什么什么的吧。美好就在那一刻降临。

日落肃穆，依然滚烫，很快就将繁星高挂，明月照彻万川。门里的黄昏被叫醒了。

给生命的风光加个边框

◇ 董国宾

生命的跋涉中，有功垂史册，亦有默无声息。生命的园子里，有牡丹的火热，亦有细细碎碎的迎春花开。凡此种种，我都要给这些生命的风光加个美丽的边框，以圈点或高或低的墙垣行迹的履痕，并到每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中，搜索纯真，听其心语，闻其暗香。

我加的这个边框，是用掌声和笑脸围织，用赞叹与喝彩精编，用阳光和心动穿针引线，并用生命的小美大爱作为底色，同时借用精雕细刻的工匠之手制作而成。边框镶嵌的是金色的永恒，点缀的多是细微和平凡，却又是人间的最真和至美。

我要给牵牛花的乡间之俗加个美丽的边框。牵牛花开在乡野，这寻常之花，平凡之物，却给乡间送来祝福与微笑，村庄之趣与乡野之美便藏在牵牛花开的日子里。

我要给弯柳的轻柔之态加个美丽的边框。弯柳乃乡间俗物，躲在小河边默不作声，以自己的方式抽芽生长，它不经意的晃动与轻扬却铺开了一片清秀和自然之美。

我要给村姑和环卫工人不停歇的劳作加个美丽的边框。山旮旯里，村姑在四季里奔走，在山道上往复，简朴的时光里散发着淳朴。油菜花开的季节，山洼里一片金灿灿，身着花格子上衣的村姑，在花海里走来走去，不知不觉间，平凡的日子便掉进了工人。走进轿车穿行的城市，环卫工人不着西装革履，更不戴昂贵的玉镯，只是默默无闻地做着最平凡的事。他们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像下了一场雨，让大街小巷一片清新与整洁。

钟点工、快递员、农民工，还有保姆和管道工，一个个或瘦小力健，或其貌不扬，平凡得常会被人忘掉。但他们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，用一双双粗大有力的手，不

舍昼夜地点点城里人小小的心愿和梦想，给他们送来方便和安适，在平凡中营造了和谐之美。

夜深了，繁星布满天空，平凡的纺织工人仍在马达的歌声里晃动着身影。他们在旋转的纱锭上，分分秒秒地编织着前景和希望，当朝霞从东方升起，一匹匹锦缎迸发着青春的热情，送给了阳光。

我想走进美里，自然也躲不过平凡，在平凡的浅滩同样可以挥洒人生，创造和美。我来到山脚，仰望高山，又看到山的静默。我走入稻浪，看到无边的金色，又看到滴滴汗水和农民辛勤的劳作。我走进城市，看到擎天高楼直入云霄，又看到建筑工人在工地上书写平凡。我闯进樱花盛开的季节，看到花海的盛大，又看到泥土的默无声息。四季更迭，万象共鸣，美是博大，也是平凡。

钟点工、农民工、纺织工、建筑工……这些数不清的平凡和细微，都在不起眼的生命之旅中，昼夜忘我，孜孜而行。他们走出的每一步，都是生命的花朵，我愿为之振臂而呼，给这些极为寻常的风景，加个美丽的边框。

青春热烈而平凡，每一个不经意的回眸和浅笑都是一朵花。青春激情而平实，每一个用心的举止都可捧向明月。

点赞吧，为这些纯真，为这些暗香，为这些美丽的生命的风光！



麦子的一生

◇ 隋淳向

在回娘家的必经之路旁，有一片广阔的麦田，来回间我参与了麦子的一生。

有谚云：白露早寒露迟，秋分麦子正宜时。每年的这个时节，几辆旋耕机就在这片土地上轰鸣，本来坚实、布满玉米茬儿的土地，在旋耕机的铁犁下像波浪一样滚动跃起，而不过几天的工夫垄壟起伏的土地就又变回平坦广阔的模样。母亲说：“麦子不怕旱，就怕坷垃咬”，不平整哪行？”土地平整没有坷垃，既能在秋季保墒，又能在冬季保暖。墒情好温度适宜，小麦丰盈了寂寥的深秋大地。

季节井然有序地排列着，寒冷的冬天到了。“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，可是这些年的冬天成了无雪的冬天。每次路过那片麦田，望着已经和大地融为一体的小麦，我的内心充满担忧。

春寒料峭，麦田现出点点新绿，看似弱小，却已迸发出澎湃的生命力。她们在冰冷坚硬的地下积蓄、孕育，最终走过至暗时刻。尤其在一场透地雨后，她们喝饱了水，“骨碌”从地上站了起来。从匍匐到直立，从直立到亭亭，再从亭亭到孕育麦穗。我很少看到农人在地里劳作甚至他们不及我在麦田里的时间，好像播种就等着收获。母亲笑着说：“麦子省事着呢！”

是的，我曾长久地徜徉在麦田旁，绿色的麦田绵延到蔚蓝的天边，微风吹过，天地间麦浪起伏，令人的心神也如这麦田般起伏荡漾。看到昂扬向上的麦子，我想到了谷子，想到她们风情万种娇羞万状的模样，也想到她们被麻雀啄食的样子。而麦子不掩饰不羞怯，昂扬直立，锋芒毕露。鸟儿在沟渠上的大树上啾啾，却没有一只落在竖着尖利锋芒的麦穗上。

母亲掐下几穗麦穗，在手中慢慢揉搓，然后吹掉绿色的麦皮，分一半给我，剩下的放到自己嘴里。她慢慢咀嚼，笑意在嘴角荡漾开来。我也把麦粒放进嘴里，那种根植于味蕾深处的几乎被遗忘的清香在唇齿间蔓延。

当我再次见到麦子，她们已经通体焦黄，燥热的风吹过，我闻到了丰收的味道。母亲说：“麦熟一响！”说话间，远处响起隆隆机械声，联合收割机来了，母亲轻叹一声，如释重负地说：“她们是我们的天啊！”她们从苦寒中走来，在早春中勃发，在芒种时收获。最终她们也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：赤诚饱满！



史海泛舟

315.以智取人

元朝丞相阿鲁图推荐一人出任刑部尚书，有大臣提出异议，理由是此人身体过于柔弱。阿鲁图回应说：“若是选拔刽子手，当然要膀大腰圆。我是在选司法部长，此人须精通法律，不贪赃枉法，不冤杀无辜。这跟身体强壮与否有何关系？”

316.并非笑言

吴梅村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。顺治十年出任皇家侍讲，辞官后写诗曰：“忍死偷生廿载余，而今罪孽怎消除？”看来在皇上身边工作压力山大。吴梅村晚年精于星相之学。他老来得子，当时名士唐孙华出席庆生宴会，吴梅村戏云：“是子当与君同年（将来我儿子跟你同年）。”唐氏大为不满。多年后，唐孙华与吴子吴果果然同榜考入礼部。（老白）

高考过后，忐忑依旧

◇ 羊白

帮同学在一起。她们的情况大致相同，都在一本线上下徘徊着，心里忽上忽下，不知最终能上什么大学。离出成绩还有一段时间，等待可真是一件煎熬的事情。侄女说，她一个同学高考过了竟然还失眠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梦里总出现某道大题，她极力想看清楚她是怎么答的，却死活也看不清。搞得她云里雾里更没主意了，觉得先前的估分可能是估高了。从这个同学的情况可以看出，高考虽然结束了，依然无法松弛。

即便那些学习好的优等生，想必也一样不轻松吧。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期望和担心，一本的忐忑着重点，重点的还忐忑着清华北大呢。成绩还未出来时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。即便出了成绩，报志愿也是很复杂且蛮讲技巧的一件事情，只有被提档录取了，才会尘埃落定，结束一季高考。

原本没打算复读的侄女，在和她的同学们反复嘀嘀咕咕的议论和交流后，最终有了自己的一个基本思路：考上一本就上，考不上就复读。人一旦有了主意，心就坦然了几分，不再去胡思乱想了，有点以静制动的意思。我觉得

她的想法挺好，建议她趁这个时间看些闲书，扩大视野，也好进一步地放松心情，等成绩出来，按思路去执行就是了，考上考不上都自有应对，也就不纠结了。

昨天，侄女到我家来练琴。刚好我大哥的女儿也在，她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。两姐妹就聊上了。聊到高兴处，她饶有兴趣地问：“姐呀，听说大学生活丰富多彩，你们上大学时都干什么？”大侄女估计是为了宽慰她吧，颇为夸张地说：“还能干什么？读书上网谈恋爱呗！”侄女小声说：“我也想像恋爱，像你所说的那样潇洒生活，可我爸妈说了，大学期间以学业为重，他们不允许我谈恋爱……你说，到了大学，万一有人追我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我正会心地笑呢，隔壁做针线活的老妈不知怎么听见了，她豁然出现在门口，极严肃地说：“傻丫头，要是有人追你，你就赶紧跑啊，实在不行就拨打110。”

俺老妈闹出的这个笑话，我们足足笑了一整天。也算是对她孙女最好的解压吧。笑闹间，我又看见了侄女往日的活泼。

搵英雄泪

◇ 赵衷洲

200多人，支队长姚洗心。孙永康首先讲了部队起义的意义。白玉文讲了全国的革命形势。小广场上口号声迭起。而后，张焕民司令部队出发。一路上军旗猎猎，歌声嘹亮。部队改向鄂豫皖根据地前进，第二天中午，到达唐河县一个叫王六庄的村子。

兵变发生，杨部上层大为震惊，冯钦哉暴跳如雷。他立即命令97团团柳彦彪组织部队迅速追击。

柳彦彪组织部队于第二天下午在唐河县王六庄赶上了红九军，双方发生激战。

王兴发组织几个人拿着用硬纸糊起来的喇叭筒，向敌人喊话：战友们、弟兄们，我们都是穷苦人，为什么不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？不要为反动派卖命了！

政治攻势起了相当的作用。敌人士气涣散，战斗力下降，丢下80多具尸体，败下阵去。柳彦彪重新组织部队，气急败坏地命令：不准后退一步，后退者格杀勿论！

夜幕降临。军部决定突围，向鄂豫皖方向撤退。他们进入泌阳县双庙镇时遭到当地反动民团截击，最后兵败。张焕民、白玉文、刘煊被俘。

泌阳县监狱。白玉文和张焕民说：军长，记得你曾问过大家，我们犯急躁病了吗？

张焕民说：古语有“欲速则不达”之说。这样简洁意深的警句会提醒教育多少人？起义失败使我们大长见识，也就是说，是不是某些高层领导的策略误导？“饮马长江，会师武汉”文章是否太大？结构是否合理？作者能否驾驭？

白玉文语塞。他突然觉得军长腹有乾坤，是一个能成就大业的将军！

白玉文眼睛湿润：军长，如能活下去，我一定与军长再举义旗，为党为人民创造一个伟大的新世界！

杨虎城得知红九军领导被捉，遂通过省党部命令泌阳县国民党政府：立即就地处决，以免夜长梦多。

南阳特委本指示泌阳县委不惜代价营救英雄，但由于敌人的“立即就地处决”抢占了所有的时间，使得营救工作成为泡影。

黎明，在泌阳城南门外外滩地。

白玉文、张焕民、刘煊走出囚车，他们戴着手铐和脚镣，目光很坚毅，透出蔑视敌人的光芒。

刽子手们开始行刑。英雄们高呼：中国共产党万岁！枪声骤然响起。英雄们血洒刑场。

当我再次莅临泌阳县祭奠英烈时，望着当年为古物保留的南城头，遥想英雄当年，何其壮哉！面对敌人的屠刀，毫不畏惧，引颈赴死，他们的主义是多么的伟大纯真，他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坚贞不移，古往今来，又有多少作古豪杰能与共产党的英雄们相提并论？

我看到英勇破义的城郭，看到悬挂英雄头颅的城门，浮想联翩，心酸至极，泪水顿作倾盆雨！没有昔日英雄的慷慨牺牲，哪有今天我们的幸福？谨以此文再度抒发我对英雄的崇拜和缅怀的深情，和读者共享英雄人格之伟大、英雄精神之光彩！

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！倩何人唤取，红巾翠袖，搵英雄泪！